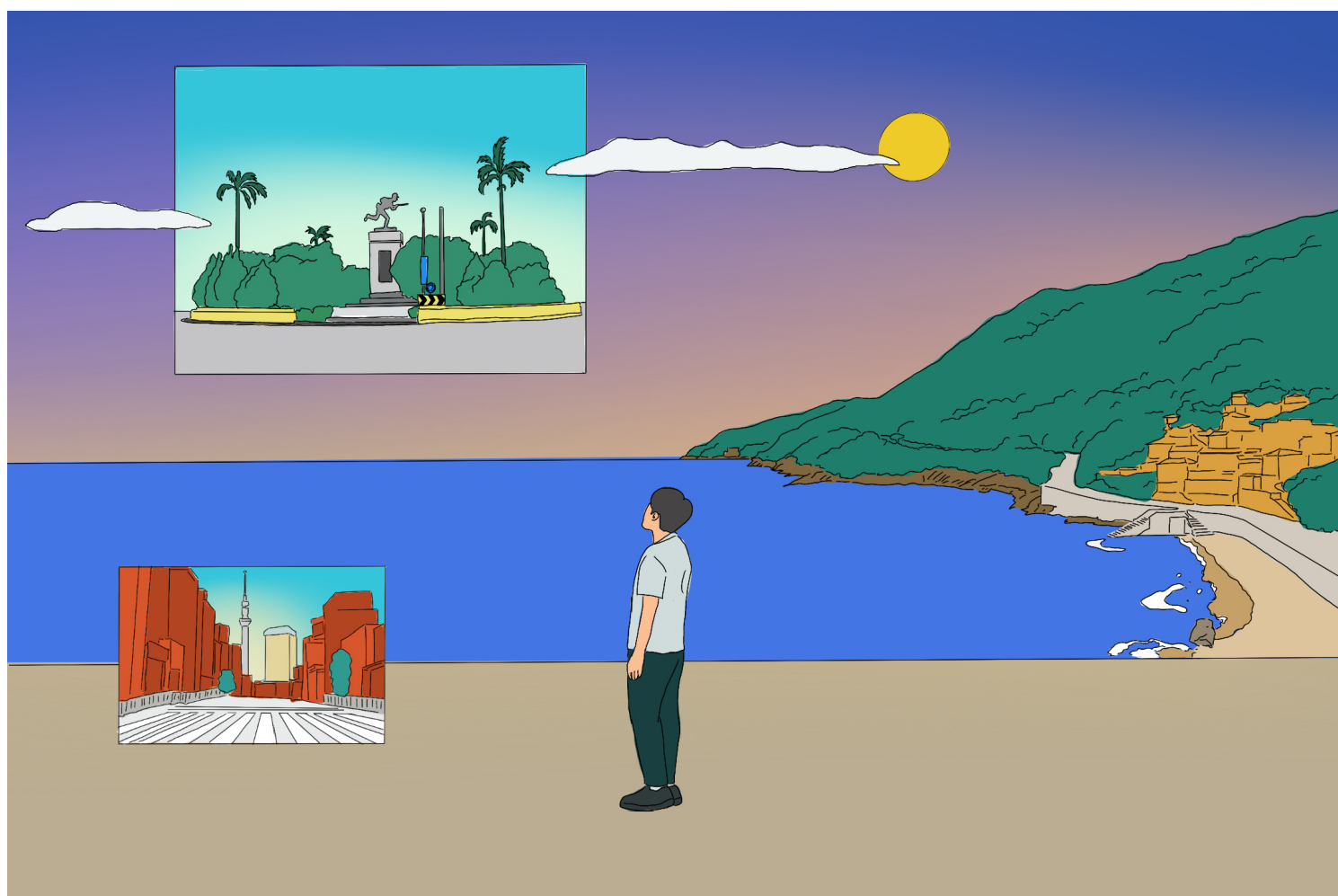


异乡人 台湾 深度

异乡人：不被一己、不被属于台湾的马祖——在岛屿之间追问“我们”是谁

家母曾经说：妈妈说的话就是母语，但我的“母语”（马祖福州话）一直停留在能简单听懂的程度而已。



插画：Rosa Lee

特约撰稿人 刘亦 发自日本京都 | 2023-03-03

（刘亦：出生于中坜，台湾大学台湾文学所在学，论文处理马祖文学和台湾文学史，正交换留学于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。）

一、“马祖人有坏人也有好人，台湾人也一样啊，有坏人也有好人。”

我抵达关西机场那一天，刘金还在昏迷中。前一个月，我妹告诉我刘金因为心脏骤停，在家里失去意识，医护人员来的时候问：“患者年龄很大了，需要急救吗？”刘金89岁，像她说的一样：“肖鸡的。”（编按：指生肖属鸡）但仍然比矗立在东岛的灯塔年纪小。1872年，英国人为了商船来往方便，在福州外海的小岛上兴建灯塔，见灯转舵。也就是说，我忍不住想，刘金一出生在西岛贫穷的东边山，她口里的番囡塔就在那了，塔和西岛隔著一片浅浅的海。刘金年纪小小就去当人家的媳妇囡，即童养媳，在夫家的劳动之间抬头能见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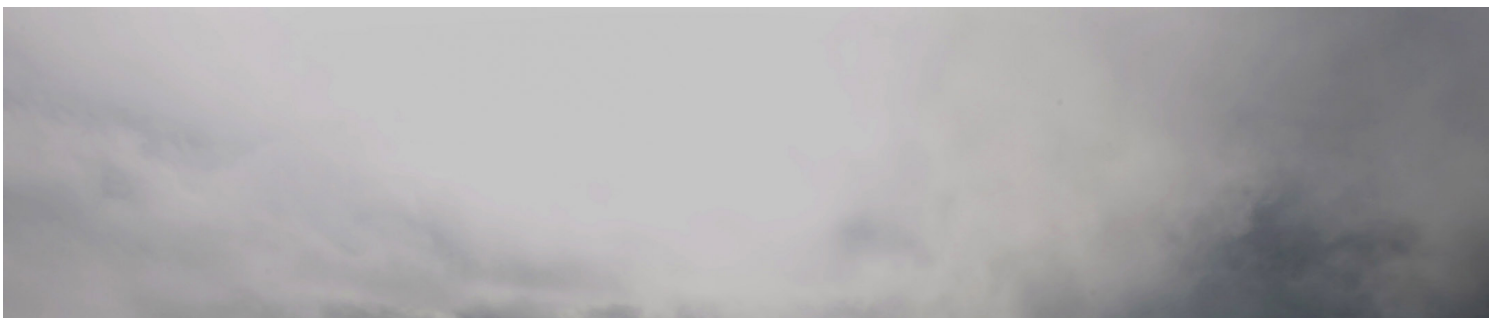
塔在岛在人在。就像我一出生就认识圆滚滚、乌黝黝的刘金一样。现在塔在，人却没了。最后一次见到刘金，她躺在加护病房的单人隔间，嘴里塞著氧气软管，像在做一场很长的梦。梦中前半段是马祖，后半场在台湾，中间是一道长长的黑水沟，颠得坐船人死去活来。

想到刘金，我在前往京都的Haruka特急上眼睛红。法国电影《最酷的旅伴》型男摄影师JR和阿嬷级的新浪潮教母安妮一起去旅行，他们相差55岁，几乎也等于我和刘金的差距。在旅程中他们聊天、争辩，没完没了的创作，当然也意见不合，有祖孙冲突。那些拌嘴多半幼稚，像受宠的孙子在调戏她的祖母。在京都我边看边想，多希望也曾有机会能跟刘金来到远方旅行，我带她看红叶燃烧的清水舞台，樱开千万树的五重塔尖，沿著波光粼粼的鸭川使性子，我练习日语，她用马祖福州话，高谈阔论她那些独断的哲言睿语：

“马祖人有坏人也有好人，台湾人也一样啊，有坏人也有好人。” “那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？”

“我没有好也没有坏。跟我吵架的就是坏人，没有吵架的就是好人。” 可谓实用主义。

昏迷大概一个月后，刘金在睡梦里断了气。





2012年8月22日，马祖，山顶上俯视机场的跑道。摄：Wally Santana/AP/达志影像

二、

台湾离马祖这么远，在历史上他们几乎毫无关联。作为中国沿岸的岛屿，能眺望原乡福建沿海的丘陵，看不见200海浬开外，12小时航程的台湾。

逆著刘金带著全家从马祖来到台湾的航路，我在2017年也回到“前线”。家族早已搬迁殆尽，对我而言也早已是陌生地带的群岛。熟悉的只有刘金的母语和口音，马祖人压低音量、切换语言频道，准备道人长短时，办公桌前的菜鸟我很想冒出头来：“我听得懂喔。”

1970年代，虽然不到纸醉金迷，但“后方”台湾岛镶嵌进了世界贸易体系，发展出加工出口区、客厅即工厂。原本和共产中国隔海对峙、箍得像铁桶一样严实的马祖，也终于在人口管制方面稍稍弛缓，不识字的外公和刘金，就带著一家来到台湾，借由同乡马祖人的口耳相传，一个牵一个，一户拉一户，在中永和、桃园八德中坜等地定居下来。其中又以工厂林立的八德周边为最。

在有灯火管制的前线岛屿，日暮后就陷入黑暗，但后方台湾霓虹遍地，船驶入夜间基隆港的光线，强烈得劈开一双双适应战地黑暗的眼睛，几乎是马祖人对台湾的第一印象。台湾离马祖这么远，在历史上他们几乎毫无关联。作为中国沿岸的岛屿，能眺望原乡福建沿海的丘陵，看不见200海浬开外，12小时航程的台湾。金门作家说台湾在战后成为金门的“新中原”。金门和厦门、马祖和福州，以前能舳舻舟楫频繁往来的海域，从国共隔海对峙以降，断裂成两个国度。因为被编制为战地，受军事统治，要离开战地铁幕需要繁文缛节，要有人作保，连坐惩罚，防止你一去台湾不返。要跨越黑水沟也不是易事，虽然已经不再“六死三

留一回头”，但军艇简陋，航程漫长，在岛民记述里留下的身体感觉可谓人间炼狱：“吐到最后，只剩凄厉的干呕声，全身虚脱、头冒冷汗……”

小时候跟著返乡的母亲和外婆吃过这样的苦头。虽然时代进步，早有专供载客的民用船，航程也缩短到八小时，约一个晚上，眼睛一闭一睁，岛的轮廓在薄雾中浮现。但我还是选了50分钟的飞机。当土黄色的岩石在窗外愈来愈深刻，机上的乡音就热烈的冒出来了。写过马祖“军中乐园”的作家舒畅形容岛的外观像史前巨兽，嶙峋，凶猛。当代马祖作家刘宏文说故乡在乡音里。我也是受到语言的召唤，想听听外婆说的话，在她的故乡还被说吗？

可惜我是一个典型的负面案例，半开玩笑的自我介绍是“偶然的受精卵”。史丹佛大学研究者林孝庭指出，当代中华民国台湾以台澎金马为疆界固定下来，是源于历史的偶然，因此成为“意外的国度”。这个“偶然”、“意外”也变成今天的记者、研究者提及金门和马祖时最常动用的修辞之一。岛屿的身世毕竟抽象，我自己不亚于岛，正源于这份偶然。如果不是台湾意外成为马祖的“新中原”，两者被内战败退来台的蒋政府绑定，那么我出生在白犬岛——即今日的西莒岛——的母亲，照理应该往它历史上的共同文化圈福州移动，如果是当代中国，甚至可能远嫁往北上广深，而不可能来到“后方”认识家父，产生孽缘，让我降生于台湾。

可惜阿爸和阿嬷的台语、母亲和外婆的福州话，都不是我的第一语言。我的第一语言是被中华民国这个被日本学者们称为“迁占者政权”给“标准化”的台湾华语。虽然家母曾经说：妈妈说的话就是母语，但我的“母语”（马祖福州话）一直停留在能简单听懂的程度而已。





马祖亲国民党的性格，来自历史的纠结；尽管战地政务的苛政威猛，但“喝国民党奶水长大”的孺慕之情也是真的。

出身琉球西表岛的作家崎山多美曾说，冲绳本岛对她而言，有如巴黎那样的异国。那么日本本土也可想而知了。正是岛屿的成长经验，让她对“国家”的认知相当不同，无论“国界线”或“国籍”，皆有如殖民地的概念。对于日语，则有“违和的身体感”。她认为也许来自西表岛生活、长大的身体，自然地去抗拒“我是哪国人”，所以形成了倾轧、扞格的感受。

照理说，岛屿和国家建制（state）这种隐约冲突的张力应该也在马祖发生，但直到现在，马祖依然是泛蓝（编按：意指国民党阵营）最忠贞的选区。我曾为文解释过，这和台湾人一厢情愿的“投国民党 = 想和中国统一”的等号没什么关系，只是国民党势力进入得早，盘根错节，已经和岛屿住民的亲族关系、利益结构束缚在一起。与此相较，民进党毋宁是迟到太久的客卿，一个异质的外来者。

马祖亲国民党的性格，来自历史的纠结。如果不是战败的中华民国边界“偶然”以台澎金马固定下来，马祖这座海陬荒岛，将难以受到政权的强力挹注，在28平方公里、一无依傍的土地上，一度塞了1万7千名住民、5万名驻军和他们带来的战地经济；家母恐怕亦难有机会在岛上受到教育，为了充分的资源，可能要更早离开岛。也许打从刘金那一代，就无法留在马祖，全部要迁到最近的陆地上。所以尽管战地政务的苛政威猛，但“喝国民党奶水长大”的孺慕之情也是真的。究竟如何评价战地时代主政者的功过？马祖人难以给出确切的答案。哈佛大学研究金门的学者宋怡明（Michael Szonyi）称这个矛盾为“军事现代性”。

但是1980年代以降，台湾一侧日渐成形、壮大的本土思潮，似乎没有办法给马祖的模棱两可太多友善。1990年代，苏联垮台，东西冷战冰消瓦解，金马戒严也终于结束，两岸仿佛终于春暖花开。在野的民进党提出北军事区、撤军的建议，马上引发轩然大波，也许民进党确具好意，试图为金马前途提出不同方案

提出非军事化、撤军的建议，马上引发轩然大波。也许比这更确定的是，试图为金马与别处提出个问万条，但被作为“前线”为台湾挡死半世纪的金马人，却难以屏除被“台独”过河拆桥的疑虑。现在不需要我们，所以可以丢了？撤军除了抽离驻军经济，也让“国家”的象征消失。过去是反攻复国的海上堡垒，如今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藏，沦落成春风不度的边疆塞外。

那时起，马祖对“台独”、台湾本土势力，乃至嗣后的本土政权，不免深怀疑虑。

有些台湾人以为只要把杂质排除，便可得到最精粹、最纯净的“台湾”成分。在这样的预设里，外部的他者当然是中国，而内部的敌人有很多，毕竟渗透无处不在，每个对当局的异议都形迹鬼祟，面目可疑。至于长在中国旁边、又在每一次的忠诚考核时刻，固执的以泛蓝铁票区“表态”的金马，坐实了其心必异的怀疑，只能说可想而知。



2022年8月16日，马祖南竿岛的海滩上，孩子们在台湾海军补给船附近玩沙子。摄：Ann Wang/Reuters/达志影像

四、

即使来到“后方”，刘金一家依然和军方密不可分。可能是一种军事统治的

遗绪，刘金最小的儿子来到台湾后也入了伍。从军是许多马祖子弟的选择。

刘金离开马祖，离开了她在岛上帮兵哥洗衣的工作，和女儿们负责看店的撞球间。也许她的手被冬天寒冷的水冻得破皮，也许她烦恼兵哥一人一句破破的福州话“小姐妳雅俊，我请妳看电影？”开始要防愈来愈明艳的大女儿和那些总是被外省长官操骂的“台湾憨”阿兵哥的关系。直到大女儿嫁给了部队里的辅导长，跟随辅导长来台湾待产，刘金全家才顺著这条迁徙路线，跟著移民的大浪把马祖搬了个十室九空。

然而即使来到“后方”，刘金一家依然和军方密不可分。可能是一种军事统治的遗绪，刘金最小的儿子来到台湾后也入了伍。从军是许多马祖子弟的选择。在前线就算渔忙，也要负担沉重的民防队操演训练，就连刘金到老时仍偶尔会吐出破碎的、关于“妇女队”的记忆。话虽辛苦，他们的后代已迁居台湾，仍可能遵循生活上的熟悉感、亲近性，选择成为一名职业军人，“报效国家”。

军事统治的“管教养卫”贯穿地域社会的行政、教育、经济、军事各个面向，是笼罩住岛的穹顶。穹顶之下的人们苦闷得想逃，渴望回到祖先沧海漂泊的快意——传说里生老病死皆在海上度过的“蜑民”，逸脱帝国秩序、逐利而居的海盗，都是马祖人“文化返祖”的标的。但逃了之后才发现，那军事岛屿的引力如此巨大，已经歪曲了他们一生的航路。即使他们的身体早已物理性的远离了冷战对峙的前线。

来台后，刘金一家住在中坜龙冈圆环左近，地名常被家人混用：龙冈、士校、忠贞，军事气味强烈，像另一座迷彩的孤岛。我小时候常去的龙冈大操场是陆军的体能训练场；士校来自现在的陆军专科学校，过去称陆军士官学校；忠贞是撤退来台的泰缅孤军眷村，他们带来的米干、米线、豌豆粉，和其实不属于马祖人的马祖新村，都遍布在这一带。马祖人自己则零零散散的住在这一片迤邐的、被“忠贞”的土地上。

刘金到老死，大概都不被某些台湾人视为台湾人吧？ 五、

“谁跟你台湾，我福建省金门人，谁跟你台湾。”

2022年上映的纪录片《金门留念》，给了一个金门人特写，他激动的重复：“谁跟你台湾，我福建省金门人，谁跟你台湾。”

那时正好是俄乌战争打响时刻，台湾的舆论，包含我的人际圈，自动推往一个“非常状态”：战争就要来了，在危急存亡之秋，怎么还有余裕准你赵赵赵赵，还允许你敌我不分。不是此就是彼，金门（马祖），现在就得做出抉择。好像得到雷霆万钧的正当性，容不得你对不起国家大义。

我其实能理解台湾人的焦虑。万一战争真的爆发，敌我之别确实也是要紧，甚至是唯一要紧。可是现在与那不同的，不正是那“非常状态”实际上尚没有真的来临吗？它或许在门外徘徊，但突破门限的警铃犹未响起，仍有最后那一丝微薄的“自由”的可能性。过去我也认为，事关重大，没有回避空间，就算“维持现状”，也是国民党煽动的投降派，等于要中国、要统一！谁不愿战争，就是怯战，有叛徒的可能。对台湾民族主义多所抨击的马华文学学者黄锦树作过类似的阐述：用是否付出血的代价，来区分你是否属于“故乡”，在这个意义上，故乡也是法西斯的（注）。

上次我回到马祖，和工作时惠我良多，至今十分敬重且感恩的前辈碰面。她看著海面，轻声细语，若有所思：“我当然不想要被一个政治上人民没有权利、没有自由的国家入侵，但我生在这里，我也不希望战争，我就只想维持现状，过好我们小老百姓自己的生活。”

那刻我几乎为年轻的莽撞惭愧。我怎么可以轻易的以一套高高在上的所谓理想、或理论，就妄图评价、甚至指导真实的人的生命？

当然，理解不等于需要同意。我或许没有完全同意，也依然认为这种“去政治”可能为马祖招致危险，但另一方面我也确实理解前辈，她是活过战地政务的人，耳闻、甚至见证国家以战争之名在岛屿刻划的伤痕。同时，也被她愿意对我一个立场不见得相同的后生晚辈坦诚相待所感动。



六、

台湾人论及战争，总不乏热血沸腾，誓言要尽忠报国，为故土而死。但战后台澎金马全域，唯有一处是严格意义上的迎接过登陆热战、甚至受过解放军实质占领，那就是金门。

京都大学总合博物馆纪念品部的阿姨得知我来自台湾，问：“台湾好像要有战争了？”我愣了一下，回应：“确实呢，不过这个状态已经延续70几年了……”1949年以降，不断缩编、最后以台澎金马为定局的中华民国，好几代人前仆后继在防范、在等待的，不就是同一场战争吗？所以当台湾媒体忧心忡忡的堵来麦克风，几乎带著批评的口吻问：“马祖人为什么不关心战争？”好像马祖人应该要慌不择路，穷途之哭。但我的伙伴马祖阿姐捎来的LINE里几乎轻描淡写。在佩洛西（Nancy Pelosi）访台风声频传时，马祖对面的平潭岛就在试射飞弹。阿姐的老爸提议：该跑吗？阿姐淡定：马祖就这么大，跑去哪？到台湾吗？

“想了一遍，还是待在原地过活吧。”

同样的问题也可反求诸己，奉送给台湾人。毕竟以战略而言，攻取金马蕞尔小岛并无实效，反而为中国带来巨大的政治和外交成本。既然不惜代价打了，自然要动真格的，直取台湾本岛——这种推演也一直存在。谈及战争威胁，这种没有地方得以侥幸的“风险共同体”，或许比无视差异、一律抹平的学院派的“共同体”，更具有实际的意义。

所以马祖人虽然忧虑，但不恐慌。就像战后好几代台湾人一样，始终没有真正离开过“战争边缘”。

另一个天差地别的，正是战争经验。台湾人论及战争，总不乏热血沸腾，誓言要尽忠报国，为故土而死。但战后台澎金马全域，唯有一处是严格意义上的迎接过登陆热战、甚至受过解放军实质占领，那就是金门。

对金门与马祖人而言，很有可能认为部分台湾人没有见识过战争、祖辈和家人不曾承受过战争的代价，却把战争时时刻刻挂在嘴边，但砲弹第一个掉的很可能是我们家。换句话说，为什么我要打一场“你们的战争”？过去是中华民国，现在是准台湾国。金马过去为中华民国鞠躬尽瘁，换来什么呢？冉冉上升的新国族台湾的秋后算帐？然后现在要建新国了，要嘛说我们通共、是中国（包含被排斥掉的“中华民国”）的领土，要嘛又准备送我们去当砲灰？

也许台湾人与本土政权并没有这样想，但隔著历史文化互不信任的“断裂的海”，这样的猜忌也确实存在。

过去我还这么在意缝合断裂、念兹在兹于台澎金马、“中华民国台湾”共同体时，确实曾经恶劣的揣想，也许真的要迎来一场战争，真正的“共同意识”才会在战火里催生。但我仍然渴望在最后这“非常状态”尚未来临，意见自由尚未关闭的千钧一发之际，还有机会陈述生而为马祖人的不同意见.....



2020年12月8日，马祖北竿的废弃军营。摄：李昆翰/端传媒

七、

长期在共同体论述中被缺失，马祖不感到被理解、被一己、被属于。但这就是“不爱台湾”吗？

马祖阿姐长期深耕地方，清点战地时代遗留下的废弃据点，多识岛屿的草木虫鱼、山花水族。我在马祖那一年，工作之余，和她组了一个半认真半闲聊的读书会，名称是“找熙来”。熙不是什么果陀，非来不可。

我即也是马祖人，于“做死市”的穴耳丰记，且乃知此非叶描！去门不冬工业，沿市排市的河汇，合也白我长

我照本宣科福州站“做死争”的奋斗笔记，是马祖农军吐槽入专门个分正业、没争没争的话儿，拿本日找树榜，也是恰到好处。在那不务正业的讨论里，我基本发展出了后来成为硕士论文的问题意识，更廓清马祖在地理、地缘和历史文化上的独特性。

比如教到日治时代，我提醒学生们：“你们知道这一章跟马祖其实无关吗？”金门还有八年的“日本手时代”（编按：指日军占领时期），马祖则根本未有日本的有效统治过。虽然学生只讨价还价：“那不要考这章好了？”——不行，毕竟马祖70多年来和台湾关系紧密，日治时代对台湾影响重大，小岛马祖不能不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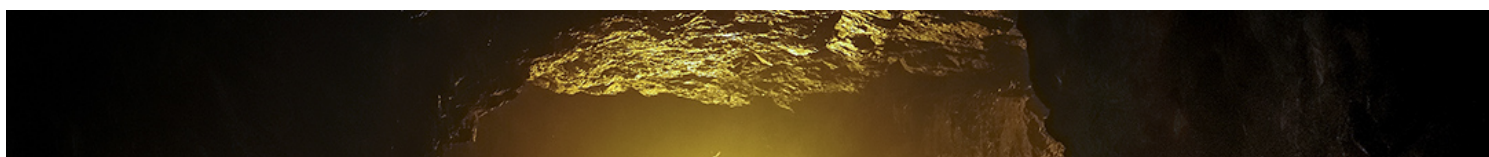
比如身为一座岛，不，一串曾经分别隶属不同行政区、彼此“相忘于江湖”的列岛，季风和海洋的连通、流动是基本。现在是日本一县的冲绳，过去是琉球王国，他们的使臣向中华朝贡时，由于纬度相近，会从福州上岸。至今福州仍有琉球馆，冲绳也有福州园。福州外海正是马祖。五口通商时，选定上宁“福”厦广，所以英国人才在福州一南一北——今天马祖南部的东莒岛、北部的东引岛各建了灯塔。

东莒那一座，成为刘金口中的番团塔。

这种虽被台湾牵引，却也绝对有所区别的历史渊源，正是马祖特殊之处。我也跟著阿姐学会看海浪的波纹，走岛屿的山势，一起踏过一点一点夜晚沙滩上亮起的涡鞭毛藻——就是观光业说的蓝眼泪。这种脚踏实地的“具体”，和我活在台湾各城市，四肢末端像被保鲜膜包覆、“绝缘”于环境的经验完全不同，让我强烈的感到自己属于一片土地。因此跟著阿姐，我也长出了一种“地方认同”。因为洋流、空气的流动性，难以忽视的雾霾、包围整片沙滩的海废，也很容易接上“全球主义”，因为这些课题就是如此跨境。

从地方到全球，被跨过的，是部分台湾人排序优位的“国家／民族”。这并非偶然，因为长期在共同体论述中被缺失，马祖不感到被理解、被一己、被属于。但这就是“不爱台湾”吗？有长期坐享暖气喷吐的研究室中的准学者为文批评：“这些号称地方认同或全球主义者，没有意识到自己‘应该’回过头来，感谢台湾共同体带来了民主自由，使他们有条件作此号称。又，如果还回过头来批判国家、民族，那就和国民党没两样了。”

书空咄咄对地方工作者指手画脚（“应该”？），真是好大的权柄。所谓“爱台湾”，你的台湾和我的台湾一致吗？这是认知不同。先地方、后国家，不行吗？这是次序不同。耕耘地方为什么不是爱台湾？一定要按照你的才算爱吗？这是方法不同。阿姐说，与其说她爱的是“国家”，不如说她爱的是“家国”。一如她精辟的摘要我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，都在探讨“岛、家与国”的辩证。果然知识在研究室里空想出来，或者动手动脚从前线实践出来，是截然不同的质地。





2013年5月8日，旅客在马祖列岛上通过昔日的军事设施，乘小船在北海坑道里。摄：Alberto Buzzola/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

八、

在京都认识的人，不乏对台湾充满向往者，我的简单自我介绍都是：不好意思，我是讨厌台湾的台湾人。有个慧黠的日本男生表示理解：我们都会对母国很有意见。

寒流来袭这几日，想起不用再担心寡居的刘金会受寒受冻了。因为她已经灰飞烟灭，没有身体了。但又太黑色幽默。虽然生前刘金就喊了十年的：“阿嬷都要死了！”听到我这样讲，应该只会撑起眼皮厚重的小眼睛瞪我，嗤一声：“犬吠！”（编按：狗在叫，指乱讲话）

我把伙伴送我的刘金小吊饰带到京都，放在书桌前。没有身体的刘金终于从物理的禁锢中解脱。如果意念是投射的一束光，那她自可乘著光四界飞翔了。

在日本认识的中国朋友——我都阴阳怪气的称呼他们“祖国”朋友——她的老家已经沉进水库底。因为家系渊源，她的祖母和国民党关系匪浅，她算是遗留在赤化大陆里一株“根正苗蓝”的独苗，对她的祖国人民共和国毫无信念。虽然人在日本，却对只造访过一次、跟团套装行程的台湾魂牵梦萦。我形容她的认同叫“破罐破摔”——反正真正的家都沉了，不好投射一个理想的乌有之乡，好好寄托成蛙油性的质么。

唯吸拌，以正其止的家郁儿」，个幼仅别一个理想的与何有之乡，对对可托成稍悖性的原乡。

失乡失得这么爽利痛快，我也服了。但回头想想，这不就是我羡慕刘金的地方吗？疆界不再，彻底“自由”了。在马祖时，因为邻里、亲族间不容发的人际关系，年轻人们常常觉得紧绷非常，我们都说要定时“去台湾换气”，躲到匿名带来的安全里，也把处处掣肘的地方事务、长辈压力，留在海的另一边。所以结束工作，从马祖返台后，我也认为和马祖若即若离，才能和它保持健康的关系。

2017年，在一篇文章中我写：“何不把追寻本身当成船舶的目的地？洋流与季风的系统里，流动才是常态。”这次我从日本返台，再次感到我和母国之间的扞格。在京都认识的人，不乏对台湾充满向往者，我的简单自我介绍都是：不好意思，我是讨厌台湾的台湾人。有个慧黠的日本男生表示理解：我们都会对母国很有意见。我传讯给马祖阿姐：台湾根本就是一个大马祖，只有离开它才会在想念里爱它。

从15岁北上求学，离开家以来，我好像一直在追问“乡关何处”？家到底在哪？中坜或台北？马祖或台湾？台湾或日本？每到一处，视域放大一点，又感受新的安定和新的局促。我好像还在家和家的中途。像顺应著血液里析出的海洋，胸口岛屿形状的瘀伤，半自愿的实践著终其一生的out of place，不得其所。

祖国朋友说，她想和那些巨大叙事保持疏离。

差别是她的故居沉到了黝黝的水底，而我还在东亚这一片广袤的海洋上流浪。

注：“非我世界之居民（…）的他者。他们本质上没有为血地付出他们的血。牺牲献祭意味著杀戮流血，因此是不是可以说，这正是故乡作为一种世界的建构之最深的阴影，如果它不被哲学的超越，则带有潜在的法西斯主义意味？”黄锦树，〈原乡及其重影〉（2003）。